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二 年

第一三四四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44)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四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刘锴先生（中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 (S/Agenda/1344)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 (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
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
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

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 (S/7910)

1. 主席：关于邀请代表参加讨论，我希望提请
注意以下情况：安理会议席没有足够的席位可供四位
以上的非理事国代表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既定
的惯例，在讨论期间，应邀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的代
表请在大厅一侧的指定席位就座，一如惯例，轮到那
位应邀代表发言时，他将被请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G.拉斐尔先生（以色列）、M.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M.H. 法拉先生（约
旦）和G.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黎巴嫩代
办要求允许他的政府参加安理会讨论的函件(S/7911)已
经收到。因此，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黎巴嫩代
表在大厅一侧的指定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
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G.哈基姆先生（黎巴嫩）在指定席
位就座。

3.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讨论议程上的项目。

4. 伊亚拉先生（尼日利亚）：摆在安理会同
的 S/7906 号文件中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秘书
长的报告，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喜悦；阅后证实了我们
在安理会第一三四二次会议上所申述过的观点，那就
是如果秘书长在开罗的微妙使命获得结果的话，就会
对安理会考虑中东严重局势的工作大有助益，更有意义。
在我之前的几位代表已经如此动人地感谢秘书长

的勇气，感谢他对联合国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始终不渝的效劳，那么，我只须表明尼日利亚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态度并全心全意地感谢他的一切努力，也就够了。

5. 这个报告本身已一再为许多代表团在安理会发言中所引用。我国代表团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重复这个过程来进一步麻烦安理会。

6.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件事是极其严重的。中东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且这种局势的背景包含一些曲折复杂的因素，包括法律上必须考虑的问题，年代久远的或者比较近期的历史事件，以及种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与感情等。安理会对这些问题都必须给予慎重而紧急的考虑。然而我们认为在考虑和着手处理这些深远问题的同时，安理会迫不及待的任务是将其力量与支持放在一切可以防止现存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步骤上，放在加强这个地区脆弱而令人不安的和平的步骤上，这样一种步骤应该是立即呼吁冲突的各方进行克制，使现存的微妙局势不致爆发成为可怕的悲惨的冲突，这样做是适当的，而且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尼日利亚代表团愿与大家一道向当事各方提出呼吁，或者同大家一道作出以适当而令人满意的措辞包含这种呼吁内容的任何决议。我们认为这种呼吁不应该妨碍安理会继续考虑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争端和控诉的更基本更本质的各方面。

7. 可是，我们要强调指出，在我们的主张里，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最高管辖权和对它全面统治自己领土的权力，毫不含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的意思。

8. 我奉命申明，尼日利亚政府将不支持导致损害或侵犯任何国家的合法政府维护其领土领海完整和按照自己的见解安排其事务的权力的任何行动。

9. 然而，在承认每个国家有权治理本国领土和管理本国事务并强调不采取任何行动以损害其主权的同时，我们——同本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有外交关系，也同其中大多数国家保持从无中断记录的密切友好关系——特别呼吁他们，在当前巨大危险的时刻，在他们的一切行动中都应该考虑和平的更广泛的利益。

10. 明确地说，我们将参加对当事各方面的呼吁。呼吁他们保持近几天来值得称赞的克制，由于这

种克制，就避免了实际爆发战争和暴力行动；呼吁他们，目前在联合国和通过其他渠道正在探索其他解决途径，并且正在认真地紧迫地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时候，要维持这样的和平。

11. 我国代表团相信秘书长的报告为安理会和中东有关各方提供了可以形成其行动基础的丰富内容。作为第一步，我认为安理会应发出一份要求克制的呼吁书。第二，安理会应认真地采纳秘书长的建议，例如使混合停战委员会重新行动起来的建议。第三，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秘书长继续和中东各主要当事方面并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极其有益的接触。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在他报告中的第18段申明过他能够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以色列提出双方赞同的可行步骤，并由此而减缓紧张状态。

12. 我们保留再一次关于实质性讨论的发言权利。

13. **主席：**现在请黎巴嫩外长发言。

14. **哈基姆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代表们给予我参加安理会辩论这一议程项目的机会，黎巴嫩政府派我来就当前中东的严重局势向安理会发言。

15. 秘书长在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的报告中说，这种局势“比一九五六年秋季以来的任何时候更为动荡不安”，而且“更具有威胁性”〔S/7896，第19段〕。他访问开罗返回后，在其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中说，他“仅能重申这一估计”〔S/7906，第1段〕。我不仅同意他的这一估计，而且认为战争的威胁甚至更大。在中东究竟将是战争还是和平？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明天就发生战争，那将比苏伊士战争危险得多。

16. 我所处的地位使我知道目前局势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非常严酷的。这些事实是不容歪曲，不容抹煞的。那些自以为了解事实并已经估计到某些危险的人最好是审查一下这种局势，判明真相，并重新估计这些危险。假如战争明天发生，那不用说是以色列挑起来的。

17. 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中说：“纳赛尔总统

和里亚德外长向我们保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会”——我重复一遍，“不会”——“对以色列发起攻击行动”〔同报告，第9段〕。另一方面，他说：“以色列政府进一步宣称，以色列将把蒂朗海峡对以色列船只实行封锁和对悬挂其他国家旗帜的船只运往以色列的货物的任何限制看作是开战理由”〔同报告，第10段〕。

18. 我们大家都知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经声明，要行使它对蒂朗海峡的主权，这个海峡正好属于阿联领海。黎巴嫩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亚喀巴湾入口行使其主权。我们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保卫那些权利。

19. 如果以色列终于实行侵略的话，那么发动战争的责任就完完全全要由以色列来负。这一次人们都必定会认识到那将是一次总体战。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将按照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和阿拉伯共同防御条约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一周以前，即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黎巴嫩议会一致通过了声明，重申承担这些义务。

20. 所有阿拉伯国家将会卷进去，因为它们都承担有同样的义务。几天以前，阿拉伯联盟理事会重申，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将被看作是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在一个地区发起的战斗很快就会扩大，战争就会升级。借用吴丹秘书长的想法来说，谁能肯定这一战争不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呢？

21. 诸位先生，请看看你们的地图，仔细审查一下吧。阿拉伯世界从大西洋伸展到印度洋，它拥有蕴藏着巨大石油资源的广阔领土，它的战略位置是众所周知的。有一亿人民居住在这里，更有亿万人民支持他们。阿拉伯人将在总体战中利用一切办法打败敌人，因为阿拉伯人确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完全团结一致，保卫长期被逐出家门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在这样一场战争中，阿拉伯人将会分清敌友。成为阿拉伯人的敌人的那些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权益将被彻底取消。这场战争将会是长期的，不到最后胜利，不会停火。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它的后果，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它对世界和平的危险。

22. 我是以支配我的全部理智和客观实际平心

静气地在向你们讲话。我如此坦率地向你们讲话，因为我的国家憎恶战争，热爱和平。你们作为安全理事会负责的代表，黎巴嫩呼吁你们维护和平。

23. 有什么理由可以为我所谈到的这些无数的冒险和巨大的威胁作辩解呢？难道可以让以色列在亚喀巴湾自由航行吗？难道要确保以色列的船只和战略物资通过蒂朗海峡的所谓权利而使全世界必须忍受如此可怕的牺牲和损失吗？一些大的负有责任的强国竟然有如此荒唐的想法和行动，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24. 让我们看看最近三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吧。危机是由于以色列的领导人制造对叙利亚侵略的威胁而开始的。他们威胁着要侵入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并推翻叙利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权。象这样不顾一切和肆意骄横的威胁，是闻所未闻的。这是对阿拉伯民族尊严的侮辱和对阿拉伯民族荣誉的挑战。

25.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履行其保卫叙利亚反对以色列侵略的义务。为了能够这样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求秘书长撤走联合国紧急部队。有人建议说，秘书长应当拒绝答应这种要求。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种建议更为荒唐的事了。联合国紧急部队不是驻扎在一个会员国的领土上而违反这个国家主权意志的占领军，它是在秘书长和埃及总统之间的一项协议的基础上驻扎在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它是经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允许才驻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上的。当这种允许已被撤销时，紧急部队就必须撤出。我赞赏我们的秘书长的决定，这是他的唯一可能作出的决定，这是一个正确而体面的决定。

26. 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部队接管紧急部队过去占领的各阵地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继续行使自己在蒂朗海峡即亚喀巴湾入口的领海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些权利。它不受任何允许以色列这个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船只在它的领海内自由航行的国际协定的约束。

27. 由于我的朋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科尼先生已经阐述了亚喀巴湾航行问题的某些法律方面，我将不再涉及了。我想要说的只是阿拉伯联合共

和国只不过是恢复了一九五六年以色列侵略埃及之前的那种局面，它回到了原状。

28.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前的那种局势下，世界生存下来了，那么现在世界同样能够在那种局势下生存下去。有些人不惩罚以色列一九五六年的侵略，反而建议以色列应继续收获那次侵略的果实，这样，他们就会鼓励以色列侵略者，并向全世界证明侵略有利。

29. 事实上，这就是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建立以来的历史，这就是一部未受到惩罚的侵略史；人们可以说这是有报酬的，有利可图的侵略。至于以色列在亚喀巴湾自由航行的所谓权利问题只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部分，而且的确是一小部分。这个建立在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极大的不公正的基础上的以色列国，自建立以来从未停止实行侵略。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武力和恐怖把这个国家的合法居民逐出了家园，而且他们继续否认这些居民有返回家园的权利，尽管联合国许多决议确认这些权利。

30. 以色列用武力强占的土地，比联合国大会分治决议〔第一八一(二)号〕划给犹太国的领土约多百分之二十三。它蔑视联合国，拒绝执行大会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第三〇三(四)号〕，该决议决定使这座圣城在联合国行政管理之下成为一个独立主体。

31. 最后，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其中有些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7〕中列举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些侵略行动，其中有许多在安全理事会的多次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以色列的这些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的最后两次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对约旦的阿斯萨穆的野蛮进攻和一个月前即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发生的对叙利亚的空袭。以色列在侵略中诞生，并且继续靠肆无忌惮的侵略过日子。

32. 主席先生，我想提请你注意，同时也请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注意这些简单的事实。以色列的正规地面武装部队和空军越过停战分界线十二次以上，对毗邻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采取侵略行动，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从没有一次——我重复一遍，没有一次——越过停战线而进入以色列领土。

33. 联合国做了些什么事情使以色列变得规矩点和保持和平呢？做了些什么事情去制止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并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公正呢？什么也没有做——除通过了在联合国档案库中积满灰尘的连篇累牍的决议以外。

34. 阿拉伯各国决不能——我重复一遍，决不能——再容忍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因为它们对它们的人民和对全世界都负有维护其地区和平的责任。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决心制止以色列的侵略，让任何人不得错误地怀疑阿拉伯人的这种团结和决心。不管会遭受什么痛苦和牺牲，阿拉伯民族决心保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阿拉伯民族决心达到自己的目的——消灭那施加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身上的极大的不公正，恢复他们对被夺走的家园的权利。阿拉伯各国要和平，但要的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和平。他们忠于联合国这个为达到公正和平目的的工具。

35. 黎巴嫩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对于制止战争、维护国际和平负有主要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会员国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在侵略发生之前制止侵略，从而维护和平，而决不应该失职。

36. **主席：**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37.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最近两个月的一系列事件中，使我们地区混乱并形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中东危机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发生的以色列正规军毫无理由的、大规模的对叙利亚人民和叙利亚领土进攻的直接结果。从它的更为深广的范围来看，它不过是依然存在的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就已经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表现。

38. 首先我将谈谈那个难忘的一天的悲惨事例——那就是说，四月七日——因为它是当前危机升级的起点。因为那一天，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政权，执行它的主人和操纵者的意旨，再一次发动了它的从事破坏和毁灭勾当的魔鬼般的部队进攻叙利亚。我们和以色列人双方都把关于事件经过的说明，用三封信件递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作为安

理会文件传阅。¹ 但是到底实际上发生的是什么事呢？以下关于当日事件的说明，完全是以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作出的调查为根据的，调查的结果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转交给该委员会的叙利亚代表团。它包括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主席给叙利亚派到该委员会代表团关于执行调查的送文附函一件，该地区地图多张，导致冲突的开垦所在地点说明书一件，以及被杀害者的死亡证明书多份，这些都将在我以后的发言中了解到。

39. 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发生的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略是残酷无情地执行以色列扩张的嗜血政策的典型事例。

40. 首先，开垦的那块土地是在萨姆拉村有争议的地方，那座村庄过去被以色列部队破坏了，它的阿拉伯业主被武力赶走了。在混合停战委员会的调查中，这是清楚地被证实了的。这就是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以来一直侵犯阿拉伯土地和权利的情况。

41. 第二，这次开垦是由武装了的推土机进行的，这就除侵害了阿拉伯权利和财产之外又违反了停战协定。

42. 第三，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叙利亚士兵哈桑·哈马迪赫向空发出的从田里撤退拖拉机的警告枪声后，得到的回答却是来自三个方向的以色列炮火的火力网的还击：沿艾因杰夫路的以色列军事阵地，位于哈翁北部的迫击炮，以及位于非军事区的萨姆拉附近的和在特勒卡特西尔北坡的以色列坦克。

43. 此后出动飞机七十二架次，并不象以色列代表和它的总理想要使世界舆论相信的那样仅仅进行轰炸和扫射军事基地，而且也轰炸和扫射了其他五座没有任何军事哨所或军事设施的村庄，这是混合停战委员会的调查所证实了的。斯库菲耶、奈拉奈、贾拉比纳苏斯、纳萨里亚和阿马雷特阿兹埃德迪奈等村庄并没有干任何坏事或参加战斗，但也遭到了以色列飞机的破坏和大规模的屠杀。仅在斯库菲耶一地就死了十六人，其中有四个妇女，一个儿童。这是混合停战

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库奈特腊医院看望过的几十个受伤者之外的死亡者。

44. 这里只需引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现场观察到的实际证据就行了。他们说：

“进行调查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斯库菲耶村中视察了一个宽约一百米，长约二百五十米的受害区。在此受害区内，看到了一处宽约七十米，长约一百七十五米的住宅区被彻底摧毁。由该处向外到受害区的边缘，破坏的程度由严重到非常轻微。

“进行调查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完全被破坏了的地区内发现了五个弹坑并进行了查看。从弹坑里找出了厚四毫米至二点五厘米的榴霰弹碎片，宽二十二厘米，长四十七厘米的炸弹尾部鳍碎片，以及其他武器的碎片。

“在一座村庄坟场看到了十六座新坟，其中两座尚未封起来。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走过整个村庄之后，并没有看到”——如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村中有任何军事设施或装备。

“被毁住宅的估计数字约定为四十所，因为密集轰炸区的大量破坏，把那些受到直接命中的住宅的轮廓的任何痕迹完全毁灭了。此外约有五十所住宅受到轻重程度不同的破坏。”

45. 请注意我仅仅谈到我所提及的诸村庄中的斯库菲耶村，因为我不想列举其他村庄所遭受的伤亡和破坏来占用安理会的时间。

46. 以色列代表轻巧地对所有这一切不言不语地混过去了，而他的总理却集合了他的士兵和空军驾驶员来表扬他们，根据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出版的以色列新闻的报道说，这是由于他们“执行了仅只攻打叙利亚军事目标而未攻打平民居住地的命令。”

47. 以色列当局以为用这样的诡诈手段，即通过他们持有的大量宣传工具，歪曲真相，就可以继续欺骗世界舆论。安理会应该选择究竟相信谁：是国际观察员还是艾希科尔先生平和的、天真而善良的声明。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四、五、六月份补编，文件号码：S/7843、S/7845、S/7849、S/7853、S/7863及S/7880。

48. 关于这一切，作为争端的一方，我们谨提出，如有可能，秘书长应将关于这次冲突及进攻事实的报告在安全理事会散发。

49.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我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863]中，提出以色列于四月七日所犯的侵略行为如下：

“(a) 以色列人扩张开垦并侵占从未开垦过的南部非军事区的阿拉伯土地；

“(b) 引用并凭借武装部队在总停战协定禁止的地区进行开垦；

“(c) 不顾在巴勒斯坦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参谋长要求停止开垦悬而未决的有争端的土地的再三呼吁。”

这是在叙利亚一方已经接受了参谋长的呼吁并停止了开垦的时候。

“(d) 使用一台装甲拖拉机，构成一项违反总停战协定的行为；

“(e) 不顾撤走装甲拖拉机的警告；

“(f) 拒绝混合停战委员会主席所建议的停火。叙利亚接受十时十五分停火生效的建议，以色列提出十一时三十分停火生效而又自食其言，竟在十一时三十分以后恢复它对停战分界线对面的以及叙利亚领土以内的叙利亚基地”和村庄的“野蛮的空袭轰炸。”

那次进攻导致了一些人的死亡，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过。

50. 所有这些事实——它们发生的顺序在这里作了精确说明，并可通过在该地区的联合国机构加以证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以色列为那次进攻作了准备，并对叙利亚进行了挑衅，叙利亚在接着发生的事件中进行了合法的自卫。

51. 所有这一切事实现在都已被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报告所证实，此报告附于该委员会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给叙利亚高级代表的信内。然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补充的内容是：

无辜的阿拉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村庄和敬神的地方也没有幸免——在如此野蛮地和故意地使用炸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箭的轰炸下，所遭受到的破坏的程度。

52. 这里我想引用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主席给叙利亚高级代表信中的以下几段：

“.....

“1. 附上两份上面提到的关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发生的激烈交火的调查报告，请查收.....

“2. 经研究调查报告就下列各点证实了控诉：

“(a) 以色列在萨姆拉地方(哈翁田)的一五一九八区的一部分土地上开垦之事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确实发生；部分开垦系用装甲推土机进行；这一开垦受到叙利亚炮火的对抗。

“(b)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早晨和下午驻在非军事区南部地区以内的以色列军队用重机枪、迫击炮以及坦克火力向叙利亚阵地、村庄和领土射击。

“(c) 以色列飞机轰炸和(或)扫射叙利亚的斯库菲耶、奈拉奈、贾拉比纳苏斯、纳萨里亚和阿马雷特阿兹埃德迪奈等村庄和(或)住宅区以及叙利亚军事阵地。

“大马士革，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把这些报告交给想要研究它们的任何安理会代表，听便处置。

53. 奇怪的是以色列当局不满足他们所犯的罪恶，此后还发表种种声明，这些声明使任何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听起来都会认为以色列人即将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不过既然我昨天在发言中谈到过那些声明，我就不必再谈了，我只想将秘书长的报告[S/7896]的第8段提请安全理事会各代表注意，这就足够了。

54. 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两个报告[S/7896和S/7906]谈到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停战分界线沿

线的紧张局势。安全理事会的一些代表在发言中提到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事实上，美国代表戈德堡先生在昨天〔第一三四三次会议〕的发言中，也谈到了这种局势，把它作为他所列举的四个高度敏感性问题之一。因此，我必须转到这一特殊方面来。为此，我就要特别提到 S/7907 号文件所列出的第六、七两点，即以以色列动用空军侵犯叙利亚水利工程和以色列一再侵犯以色列-叙利亚总停战条款中规定的非军事区——这两点已被用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 S/7907 号文件中所提出的控诉的例证，并且这一控诉也已被接受为一个议程项目。

55. 让我说一说，开垦有争议部分的土地，也许初看起来似乎是件小事，不必多加考虑。这恰好是以色列宣传机器希望世界舆论所相信的。可是真正的事实是，在这种似乎简单、自然、无害的事情后面，却隐藏着最具侵略性的意图和计划。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员，从近二十年来所发生的事件的趋势中，都可以确定，以色列在开垦方面有它的既定政策。以色列想得到几种益处，至于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决议到何等程度是在所不计的。首先，打算实现其一开始就梦寐以求的逐步扩张。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历年发生的事件表明，以色列在执行其扩张主义计划方面有一条不变的指导方针。第二，它要打破国际法——公法或私法——以及停战协定对它的行为所规定的一切约束，以便使武力统治永远胜过法治。第三，它以开垦为手段去激起叙利亚人的反应，如果反应强烈，以色列就要无情地予以摧毁，以消除妨碍它实现进一步扩张的又一障碍，同时使叙利亚人最终对这种不起作用的抵抗感到厌倦。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人民总是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56.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昨天〔第一三四三次会议〕说明了以色列军队对沿停战分界线的奥贾非军事区的占领情况。

57. 在以色列-叙利亚分界线上的非军事区内，以色列人一再进行蚕食战略。以色列一贯对那些非军事区垂涎三尺，特别是叙利亚和以色列间的非军事区。北部非军事区控制着约旦河约二十公里长的一段，直到该河注入太巴列湖为止，这个地区一直是以色列一九五三年动工的约旦河引水工程的工地。以色列和叙

利亚间的南部非军事区伸向东南，包括哈马区。如果一方想把从叙利亚和约旦流出并在太巴列湖以南流入约旦河的雅穆克河改道，那么，控制上面提到的哈马区就是必要的。

58. 前述这两个非军事区刚为以色列-叙利亚总停战协定所确定，以色列的军队就开始了它的逐步占领。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南部非军事区遭遇以色列的武装部队。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代参谋长里德将军送了一份通知给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宣称，他认为这是对总停战协定的一次“公然违反”，并要求以色列参谋长命令他的部队“撤出非军事区”。

59.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三十一日晚上，以色列军队从非军事区中心部分驱逐了七百八十五名阿拉伯平民作为对这个要求的答复。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要求访问阿拉伯人以查明是否如以色列人说，阿拉伯人是自愿离开的。为了阻止调查，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中的以色列高级代表，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以偏袒的罪名控告该委员会主席，扬言“不再和他同席开会”，并立即退出了混合停战委员会，从而终止了以色列和该委员会的关系。

60. 次日，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以色列空军对非军事区南端哈马地区的叙利亚村庄无端地进行轰炸。叙利亚就此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结束时，通过了第九三(一九五一)号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进攻。认为这种进攻是违反了停火、停战协定，违反了以色列对联合国宪章应承担的义务。在同一决议中，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当局于一九五一年三月驱逐七百八十五名非军事区的阿拉伯居民的行为，并规定让他们立即返回；谴责以色列当局拒绝停火监督组织的调查；还谴责以色列当局终止它和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关系。决议注意到安理会对以色列一再限制联合国观察员在非军事区的行动自由的关注，要求以色列重新参加混合停战委员会会议程序的活动和服从停火监督组织的命令。

61. 与此同时，以色列武装部队对北部非军事区的叙利亚平民又进行了两次袭击。北部非军事区的冲突是以色列企图将约旦河改道这一问题为中心的。

约旦河的主要发源是在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境内。前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伯恩斯中将曾发表关于以色列在北部非军事区的政治-军事战略的情况如下：

“简单地、尽量不谈技术细节，这个争端问题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要求取得非军事地区的领土主权，只受到此地区不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具体限制……于是一有机会它就违反具体限制，最后使用各种借口摆脱所有这些限制。实际上在奥贾非军事区它也是采取同样的步骤。”²——奥贾非军事区位于和埃及的停战分界线上。

62. 关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南部非军事区，以色列人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空袭哈马以后，继续驱逐阿拉伯的居民，两百名阿拉伯人被赶走。

63. 列举这一系列漫长、悲惨的事件以及以色列对叙利亚所发动的各式各样进攻的历史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我可摘引冯霍恩少将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关于在非军事区内违反停战协定构筑工事的报告如下：

“十年前……贝特卡特西尔的基布兹的建立……以及以色列移民利用太巴列湖水开垦的发展……迅速地导致了对非军事区阿拉伯农民去该湖的一切通路和他们在基布兹和该湖间的任何土地的剥夺。此外，和其他以色列边界非军事区内外的定居点一样，新的基布兹成了设防阵地。”〔S/4270，第2段。〕

64. 关于这类进攻，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三个有关非军事区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即我已经提到过的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的第九三（一九五一）号决议，特别声称：

“安全理事会决定，应允许被以色列政府从非军事区迁出的阿拉伯平民立即返回家园，混合停战委员会应监督他们按照该委员会决定的方式返回本土，重建家园。”

65. 第二个决议，即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第一一一（一九五六）号决议，谴责了以色列在太巴列湖

² E. I. M. 伯恩斯中将：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克拉克，埃尔文有限公司，一九六二年，多伦多出版）第113页。

地区的进攻，把这种进攻称为“对第五四（一九四八）号决议的停火规定以及对总停战协定条款的公然违反。”这个决议的第4和5段声称：

“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未能履行其义务表示严重关注；

“要求以色列政府今后履行其义务，否则安理会将不得不按照宪章考虑进一步采取措施以维护和恢复和平。”

66. 第三个决议，即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第一七一（一九六二）号决议，同样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进攻，声称：

“安全理事会要求严格遵守总停战协定第五条——该条规定从非军事区排除武装部队，以及该协定附件四——该件规定对防御地区的军队加以限制。”

67. 我们现在是在一九六七年，而这些都是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庄严的决议。昨天谈到法治和尊重法律的人们，最好问一问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代表们，所有这些决议，他们究竟执行了些什么。在我提到过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的进攻之后，当我们知道不少民间目标被轰炸，许多平民遭残杀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找安全理事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个原因可以在另一次悲痛的经历中找到。有些安全理事会代表一定记得：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向安全理事会〔第一二八八次会议〕控诉关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以色列在上述同一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当时叙利亚沿河的一个开发工程全部被摧毁。那些罪犯还供认：“我们去了，并且轰炸了叙利亚。”但是安全理事会却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68.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为，如同我在那次会议上讲过的那样，象叙利亚这样的小国，除呼吁法治外就无能为力了，可是当我们呼吁法治时，法律却完全被漠视。

69. 关于以色列的侵略本性，这里可以给安理会一个概念，在各式各样的多次进攻中，至少有三百名士兵和平民惨遭杀害——他们是被用卑怯而残酷的手段杀害或成批地屠杀的。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

耶路撒冷邮报在描写一九六二年对太巴列湖的进攻之后,这样说:

“水是这个国家生活的首要条件,我们知道这一点,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将尽各种努力来阻止我们开发这里的水源,但是以色列不能失掉一滴水……我们不得不准备象保卫领土一样,保卫我们的水权。”

不过,在以色列词汇中,保卫总是意味着侵略。

70. 我曾说过,列举所有这些事实,要花很长的时间。这里,我至少有十二页书面发言略过未讲。但是,在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一系列辩论中,都要求秘书长提出关于非军事区的报告,事实上,早在一九六三年,摩洛哥代表便在安理会就当时叙利亚所提出的对以色列的控诉最先提出了这种要求。在我现在提到的安理会的一些会议中,秘书长提出了一份报告,注明日期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标题为秘书长关于总停战协定所规定的以色列和叙利亚间的非军事区现状的报告〔S/7573〕。最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叫做“上篇”,我们还等着“下篇”,可是至今仍然未见提出。

71. 但是,当动员问题被提出时,当叙利亚控诉它的边境上有动员状态时,人们不能只听以色列代表对秘书长所作的,并将转达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和叙利亚代表的主张和声明。上面提到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军事工事已经建立起来;这些军事工事构成对叙利亚边境的连续不断的威胁和在叙利亚边境上的不断的动员;历届联合国参谋长都提出了拆毁这些工事的要求。可是,时至一九六七年的今日,这些早在一九五五、一九五七、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二年就提出了的要求,却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实现,一点儿也没有受到尊重。

72. 让我读一下这份报告中的一段:

“位于约旦河东岸的非军事区的中部地区是一条狭长地带,大体上为叙利亚所控制。而大体上为以色列所控制的西岸则是一个广大的地区。在西岸,阿拉伯人村庄已被毁坏,居民被疏散一空。巴卡拉村和杰汉纳迈村的居民按照一九五一

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会第九三(一九五一)号决议,回到原地。他们后来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被迫越界进入叙利亚,至今还居住在那里。他们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以及在这同一地区的胡尔依农场都为以色列国民所耕种。”〔S/7573,第16段。〕

这就是以色列及其代表所设想出来的法律。这个代表昨天为了谋取同情,还呼吁法治来反对叙利亚。

73. 现在我来谈我的发言的结论。我们所面临和讨论的这种严重局势已经被称为是一场“危机”。可是,“危机”是能够存在于任何地方任何语言中的最富有意义的字眼之一。可以这么说,一场真正的危机总是使我们置身于历史的激流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为时间所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使我们面对着它们所包含的全部严重性和它们所加给我们的责任。有许多人想要回避那些更为深远的方面,想要坚持现有的和眼前的方面,并且想从安全理事会得到一种迅速解决的办法。他们声称,历史是过时的,千篇一律的和令人厌烦的。但是我们都处于历史之中,我们都目睹着历史事件的展现。辨明事件的历史意义是一个政治家的根本责任之一。要是做不到那一点,我们将始终只能办理一些粉饰的事情,而那也正是为什么联合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无能为力原因之一。

74. 在这里,我们愿为秘书长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所表示的意见,而向他祝贺。他的报告中认为所有这一切言行表现的根子就是年深日久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75. 我们是在同犹太复国主义争论。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改变了吗?或者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的野心已经满足了吗?尽管什么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但还是让我们听一听他们中的一员的回答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耶路撒冷邮报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犹太建国会移民部的首领什拉贾伊先生昨天早上告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大悲剧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悲剧就在于:虽说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已经作为一个主权国归还

给了犹太人，但是我们在带领人民返回本国方面，现在尚未完成’。”

请注意，这个谈话说：他们已经取得的只是“以色列国土的一部分”，这可不是过时的历史，这是正在其中生活的这一年。其次请注意，这个谈话说：他们“在带领人民返回本国方面，现在还没有完成。”因此，对我们来说，根据刚才我所引述的事例，犹太复国主义在建立以色列国以后，就是连续不断的侵略行动，同时，由于它吞没和占领阿拉伯巴勒斯坦，由于它屠杀、剥夺和驱逐巴勒斯坦人民，犹太复国主义必须对所犯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作出解释。

76. 我们正在处理的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直接卷入和涉及这场争端的当事一方——已经被完全地和故意地遗忘和忽视了的这一事实，除非对这个事实充分地 and 全面地加以考虑，并且使这种状况得以纠正，否则问题将继续存在。这是叙利亚代表团的一贯立场。

77. 在这方面，我请求在这里引述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辩论时，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

“……每当我们讨论以色列和与其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问题时，总是忽视一件完全必要的事情，那就是除了叙利亚人、埃及人、黎巴嫩人和约旦人以外，或者除了以色列人以外，总之，除了所有这些人以外，还有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在这里再三听到的这一整个不幸的历史就是由于忘掉了这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确实是存在的，并且这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对他们祖国的决心、意志、热爱和忠诚等方面，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什么不同。”〔第一三〇七次会议，第68段。〕

78. 用强力剥夺一国人民的民族同一性，不论是用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手段，其本身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一种严重的违反。这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第二一六〇（二十一）号联合国大会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b)小段中作了清楚的陈述。原文如下：

“对处于外国统治下的民族，采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强力行动剥夺他们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

权利以及剥夺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和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都构成一种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79.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境况同西南非洲或南罗得西亚人民的境况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是种族主义者少数，即移居进来的外国人的叛逆政权建立了一种非法统治，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的自决权利。他们都用强力剥夺那里的人民的民族同一性。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在哪里？他们都消失了吗？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大不列颠过去和现在都要对之负责。二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西南非洲和南罗得西亚的土著居民是留下来了，并且至今还在他们的土地上，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却已经被凶残的暴力和彻头彻尾的丑恶的恐怖主义赶出了他们的家园。

80. 我昨天仔细地听取了联合王国的代表要求在亚喀巴湾自由航行的发言。卡拉登勋爵非常熟悉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必也知道阿拉伯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亚喀巴的详细历史。他们将它作为战利品交给了协约国。是阿拉伯人攻占了亚喀巴。可是报酬是什么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在当时不超过五百万人的叙利亚人口中，就有三十万阿拉伯人死于饥饿。就是这样，大不列颠已经付给了我们足够的报酬了。

81. 同以色列的领导人 and 发言人所宣称的相反，我今天所作的关于以色列对叙利亚无故进攻的叙述已经证实了这一事实，即根据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调查，不仅是军事目标，而且连根本不存在任何军事目标的地方的无辜平民和财产也都是他们的进攻对象。我无须引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法规。战争罪行和违反人道罪行已经是被非常清楚地规定了。这些罪行是：一切侵略行为；犯有消灭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对任何平民的不人道行为，诸如谋害、放逐和迫害；抢劫或掠夺公共财产或私人财产以及任意毁灭城市、集镇和村庄。

82. 不用说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世代相传的全部财产现在已被以色列人所没收，这本身就是一种战争罪行，而作为以色列对邻国连续侵略的结果，联

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断定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之间，因以色列采取侵略和报复行动而死亡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比例为六比一。过去任过参谋长的伯恩将军——我要再次引述他的话——在评论由于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而被杀害的人数时，曾经这样说过：“以色列的报复政策已经累起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尸体顺差。”

83. 以色列迟早必须对战争罪行，对违反人道、反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和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罪行作出解释。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最近二十年来以色列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还受到鼓励去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这首先是，也主要是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

84. 昨天我仔细地听了美国代表在这里所作的发言。对这个发言我读了又读，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他告诉我们应当保持现状。这对我们说来就意味着：保持事实上的不公正，保持罪犯在这个国际社会中自由自在。然后这位美国代表说：我们要平等地和公正地对待当事双方。但是我们考虑到最近十七年或十八年来，每当我们在联合国内，为了提取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财产收益，以便使他们能象人那样体面地生活而斗争时，有一个，也只有一个代表团一直反对我们，而这个一直反对我们反对得最起劲的代表团就是美国代表团。

85. 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我将引述汉弗莱副总统的如下讲话，作为美国政府这种正式支持的一个例子——因为在总统不讲话时，副总统就出面讲话了。这位副总统说：“以色列同美国之间不需要书面的同盟条约，我们的同盟条约是在心灵上。”这位副总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宴会上说这番话的，当时这位副总统由以色列工党全国委员会和犹太工人总工会美国工会理事会授与一九六七年犹太工人总工会人道主义者奖。可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一种先天的精神上的同盟条约，而不需要书面的同盟条约。

86. 我们对美国公众一直并继续受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机器的蛊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没有国家的人民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

87. 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人类本性能够接受多少谬误是有一个限度的，超过了那个限度，就要反抗。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场危机的一个方面是过去二十年中，阿拉伯人遭到了羞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那些羞辱我们的人都可以逍遥法外。但是今年不象过去的任何一年，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了，并将继续团结下去。

88. **主席：**现在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89.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昨天在我向安理会提出我的意见的过程中，安理会各代表耐心地听取了我的陈述，对此我很感激。当时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力图详尽地强调过去一直影响并且现在仍然影响中东局势的，导致目前的局势达到沸点的政治因素。在这方面，我已经充分说明了以色列及其同伙以制造混乱和不安的手段来改变这个地区局势——不是改变得较好，而是极其肯定地改变得更为恶劣——的所作所为。

90. 我也力图将我国政府所根据的无可辩驳的法律论据提供安理会。这是我国政府自一九四八年以来的一贯立场，同时也是可以在联合国的记录中查阅到的。我们从来就是以符合法律的论据和具有权威性的意见来证实我们的立场，也从来就是将我们的案例置于有力的法律根据上。

91. 在提出本案的法律基础时，我们谈到了联合国宪章，我们提到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我们援引了联合国的决定；我们引用了总停战协定的条款；我们阐述了国际法的一些原则。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法治，相信具体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的准则，那就是联合国的功能在于用符合公正与国际法的原则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92. 在昨天的辩论中，我们谨慎而注意地听了安理会代表的发言。我们注意到辩论发言中缺乏对法律方面的兴趣，因为我们的论据都没有受到评述，而政治上的利己感颇为普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愿意向安理会提出，除非以法律和正义作为基础解决问题，否则就没有任何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我愿意再重新强调，忽视法律的标准与条规，忽视协议的条

款，忽视联合国宪章，尤其是忽视国家主权的原则，就不会引导安理会卓有成效地解决问题。

93. 造成既成事实的方针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方针，而是其他某些人的方针。那些人公然忽视法律，那些人在我们的地区内打进楔子，那些人为了殖民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不惜牺牲这个地区原有居民而移入大量的外国人。

94. 我要讲一讲昨天美国代表戈德堡先生在他的全部发言中〔第一三四三次会议〕仅仅强调了一项法律上的理由，而我觉得为了他自己心灵的平静，我有责任讲明，他所提出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航，违反了日内瓦领海和毗邻地带公约的第四节第十六条规定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95. 由于该公约中没有任何条款涉及到武装冲突的后果，证明他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因而他所引用的条款对本案毫不相干，也毫不适用。起草该公约条款的国际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关于该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工作的报告中，对这点予以阐明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这个观点。现在我引用该报告的第32段：

“本委员会也要提出另外两个适用于全草案的意见：

“1. 草案规定的海洋法仅限于平时时期。”³

96. 谈到昨天安理会辩论的情景，我不能不表示遗憾，认为安理会中的礼貌水平由一个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卑劣可怜的声音而降低了。它采用下流无耻的语言和诽谤污蔑的词句，干扰了讨论。这样做，只不过是事实上表达了它主人的政策。我当然不会允许我把自己降低到如此低下的水平。我将此事留给安理会自行作出判断。

97. 最后，允许我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我们一直是在我们主权范围内行事的。我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进攻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立即补上一句，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我们固有的自卫权利，击退任何向我

们进犯的侵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行使我们的国家主权方面，我们在我国的领水内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还将继续这样作，这个立场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98. 我国政府承担正义事业的义务，并且坚决支持、完全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原则。我国政府将继续这样作，对全体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民一贯信守义务。

99. 塔博尔先生（丹麦）：自从上次我荣幸地对安理会作了关于中东危机问题的发言以后，秘书长已经回来了。我们高兴地欢迎他回来。我国政府对吴丹表示充分信任并完全支持他为了防止中东局势恶化所作的努力。

100. 秘书长的报告〔S/7906〕使我们无疑地认识到局势是极为严重的。幸运的是至今还没有爆发公开的战事；但是如果听任局势拖延下去，我担心其前途一定会是灾难性的——这个担心由于听到各个直接有关方面的发言，更加厉害了。

101. 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了目前的局势存在着多么危险的因素，而且秘书长的结论也是两方面的。首先他阐述了和平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有赖于有一个喘息时间，以便紧张状态从当前爆炸性的水平上减退下来。其次，秘书长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与有关各方合作，继续寻求并且最终得出对当前危机背后的问题的合理、和平而公正的解决办法。

102.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所作的估计。丹麦坚定不移地支持来自任何方面缓和局势的诚意的努力。不管怎样，我相信任何信赖联合国的国家将会接受这一点，即主要的职责应该落在各大国派有代表在内的、就其组织本身而言反映了整个世界社会全部色彩的、以及冲突的各方都可在内发表意见的安全理事会的肩上。

103.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表明，在许多代表中存在着原则上的非常广泛一致的意见，这就是：为了响应秘书长关于争取喘息时间的号召，安理会应该发出要求当事各方克制的呼吁。我们赞同必须起草这样的呼吁书。不过，只有在绝大多数，最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情况下，呼吁书才能视作表达联合国的真正的集体意志。因此，我国代表团准备和安理会全体代表一

³ 见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一九五六年，第二卷，第256页（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6.V.3, Vol. II）。

道共同起草这样公平、客观和紧急的呼吁书。我们现在在秘书长的报告中能够找到这方面的有用的原则。

104. 然而，呼吁书仅仅是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安理会仍须努力设法着手处理构成目前危机根源的实质性问题，并寻求一个以正义和法律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今天我不想深谈这些问题。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让我仅仅提醒安理会，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详细说明当前局势中几个极其危险的因素——关于亚喀巴湾的通航问题，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之间边界沿线现存的紧张状态问题，以及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非军事区内破坏行动、恐怖分子的活动和对有争议地区垦殖权的问题。一旦避开了对这个地区和平的直接威胁，这些就是安理会有希望地能着手处理的各种问题的一部分。

105. 我们大家都明了，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容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阶段就应该想到下一步处理这些问题的途径的另一理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安理会所有代表之间重新开始经常性的咨询协商或许是适宜而必要的。

106. 我相信这样一件事。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此地以献身的精神、高度的效率和紧迫的心情，鼓起勇气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实现我们的崇高愿望，就不能实现愿联合国能成为维护和平的得力工具这一全人类的热望。这样一种失败，其结果也就会成为联合国本身的严重危机，的确是极其严重的，尤其是对极端依赖国际组织的小国而言。

107. 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用一个丹麦诗人的话说，“共存或是灭亡，这是问题的所在”。让我们为此而共同工作，防止采用武力来解决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108.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想很扼要地说说，以行使我的答辩权利。我将根据我对联合国当前的主要功能所在的想法来扼要地答辩几句——那就是说，不说任何可能恶化局势的话。现在的局势普遍认为是非常紧张、非常严峻、非常严重的，并且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

109. 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令人遗憾地长期存在着分歧的问题，我的同事托迈赫先生，如他

所陈述的，提到了美国整个过去的立场。他的发言的含义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采取的立场是倒向一边的，不公正的，无视这个具体的纠纷的是非曲直，而一贯站在以色列一边。我要向托迈赫先生说，记录并不证实那一种说法。的确，我们甚至用不着追溯到很远的过去，我们只要追溯到最近的过去就行了。在我们大家的心里，那一切都是记忆犹新的。关于近东问题，安理会最近采取的行动是受理约旦对以色列的控诉。在这一次，对于那个特定的事件，美国的表态以及美国的投票，都是反对以色列的。

110. 如果让我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我可以不用多加追忆来提醒安理会的代表们，那就是当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一个在联合国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正是美国站起来反对了老朋友和同盟者，把苏伊士危机问题提交联合国。至于美国在那个地区的立场究竟如何的问题，我将留给联合国去判断。

111. 我不想用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长期历史来多占安理会记录的篇幅。我把记录带来了。如有必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引用它的。我有着经过安理会讨论和表决的关于这个多事地区的每一个决议的记录，而这些决议的记录，充分说明了美国的顾全大局而不为小事所干扰的一贯的态度，说明了美国为维护中东每个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采取我昨天阐明过的那种立场的一贯态度。

112. 只要看看过去的记录，看看在关于那个地区发生的许多问题中我国究竟站在哪里，事情就会非常明显。它是在各方之间的公平行为的记录，它是一个向那个地区的和平事业和保卫宪章一边倒的记录。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们有着那种类型的派性。我们是维护和平的一派，我们是为安定那个地区局势而战的一派。我们是为了保卫已为我们这个组织所接纳、并有权受到我们全体一律尊重的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而战的一派。

113. 对于副总统汉弗莱的言论，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明白表明对于任何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友谊的美国官员的言论，我们都不表歉意——因为我们国家主张对全体联合国会员国友好。在行使答辩权的时候，我不想以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来塞满记录，无论是在

安全理事会或者联合国大会的记录里，美国的立场都是得到了证实的。这是符合于对这个特定问题的公平考虑的利益的。

114. 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干练的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要说几句话。关于在蒂朗海峡自由与无害通行问题，昨天我并没有进入一项冗长的法律讨论，特别是因为——我提出这个论点——我认为我们有着一个眼前的问题，和一个长远的问题。我说过眼前的问题是恢复蒂朗海峡的原状——那种状况存在了十一年——从而使安理会有一个秘书长所建议的那种喘息时间或冷却时期，得以考虑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使那些问题得到公平、公正而体面的解决。所以我说过，正如安理会的代表们将要忆及的那样，亚喀巴湾及蒂朗海峡的自由与无害通行问题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值得也需要安理会予以注意。依我之见，而且我坚持这个意见，我们应该一致支持秘书长关于一个冷却时期的呼吁。同时，我也想再一次提醒安全理事会代表们，秘书长的这一呼吁是包括了避免交战行动这一问题的。我昨天说过，我认为关于目前指出什么行动方针的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刚从那个地区回来的秘书长的意见，以便使我们能够更加深思熟虑地着手解决这一长远的问题。

115. 但是，我的职业的自尊心由于我的朋友科尼先生谈到了有关法律问题的方面而有所触动。我不准备占用安理会的时间去讨论它，但要对它谈点很简单的意见。我要引证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安全理事会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代表他的国家就关于在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自由与无害通行问题的交战权利这一问题提出的主张一向所持的观点。

116. 早在一九五一年，安全理事会就已经对是否能够按照争议的当事各方、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停战协定(这项停战协定本理事会一贯认可)维护交战权利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第九五(一九五一)号决议包括如下一段：

“考虑到由于业经存在将近两年半的停战体制具有长期的特性，所以双方都没有理由断言自己是一个交战中的国家。……”

这就是一条根本原则。当我们着手于处理实质性问题

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必将对此予以讨论。因为我还注意到，在秘书长有关他访问开罗的报告里，有一个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方面愿意重申总停战协定为有效的申明。这里还必须记住，我们是公平行事的，因为，我也愿意公正地追忆，以色列这个国家并没有总是承认停战协定的完全有效；它为自己方面辩解说，对方并不承认整个停战协定有效。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

117. 这里我可以陈述一下我自己的政府的立场。我自己的政府的立场一贯是而且今天依然是这样的：既然有了一个为联合国所曾经认可的停战协定，而联合国又是这一协定的创建者，那么，任何一方都无权行使交战国的权利。这就是我所坚持的法律的立场。

118. 我再一次向安理会致歉，如我所说过的，我的职业的自尊心受到轻微的触动。我并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开始实质性的辩论。我认为，当我们着手那些为重建总停战协定的体制而必须做的工作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显然将不得不去认真研究根本问题，那个可能是本地区全部问题的基础的问题，即：如果停战，怎样还能坚持有进行战争权利以反对别人的权利？如果停战，又怎样还能坚持交战国的权利？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将会有机会来讨论它，而我可以肯定，科尼先生将会愿意对这个复杂的法律议题发表更多的意见。在我所作的简单的陈述中，我对这个问题难于恰当地作深入的探讨。昨天，我并没有打算进行一种法律上的争论，我只是试图说明：让我们首先去做那些首要的事情；让我们有一个冷却的时期；让我们恢复原状；然后让我们进行重建、恢复和重申停战协定的庄严事业。

119. **主席：**由于没有安理会其他代表打算在这时发言，我想以中国代表身分发言。

120. 在几天时间之内，我们看到了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加沙地带撤出，看到了沿着以色列、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间的停战线军队的集结以及在全中东地区紧张的加剧。似乎全世界在大灾难的边缘摇摆。

121. 这对联合国也是一个严重危机的时刻。因此,现在不是雄辩的时候。在大家感情冲动的情况下,正是安全理事会必须保持冷静的时候。首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不要说或者不要做任何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的事情。在这危急的时刻,全世界人民期待着联合国的紧急和建设性的行动。在目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所能做的事情,将判明世界人民对联合国寄予希望是否有道理;判明联合国是否有能力做它本分内的事情。

122. 秘书长把中东局势描写为“比自一九五六年秋季以来的任何时候更为动荡不安,而且确实……更具有威胁性”。但是他不相信“我们可以容许自己绝望”。他认为“虽然局势极为困难”,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寻求,而且最终要得出……合理的、和平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非常同意这一点。我们为秘书长“对解决当前危机要尽一切努力作出贡献”的决心所鼓舞。

123. 我国代表团知道,当前的中东危机有其历史根源。所涉及的争端既错综复杂而又根深蒂固。当然,在这个地区不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消除冲突的一些根本原因,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这些长期性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安理会要立即做的工作是,如何阻止在边境上彼此虎视眈眈的,各争端国全副武装的军队真正地打起仗来。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起赞成秘书长的要求克制与缓和的呼

吁。我们不相信有关各方真正想把自己卷入一场谁也不会是胜利者的战争中去。但是,错误估计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这就是安理会务须竭尽全力防止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冷却的时期,或者用秘书长的话说,一个“喘息时间”,对于使紧张局势从当前的爆炸性的水平上平息下去是如此必要。安理会,当然,必须注意使这样得来的时间将用于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用于作军事准备以便摊牌。

124. 联合国十多年来在维持中东和平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再次发挥一种缓和的影响。的确,在该地区仍有有限形式的联合国机构。假如现有的组织机构能够如秘书长的报告所预想的那样,能够恢复活动和得到加强,那就会向维护未来的和平前进一步。

125. 现在我以**主席**的身分发言。我想通知安理会,有三位代表表示想在明天下午发言。关于明天下午召开会议,我已经非正式地征求了安理会代表们的意见,十一位代表赞成明天召开会议,四位代表同意星期四召开会议。这样,由于大多数代表赞成明天召开会议,假如没有其他反对意见,我将在明天,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召开下一次的安理会会议。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